南北史合注

南北史合注卷一百二十九

明 李清 撰

列傳第三十一　北史四十三

王肅　劉芳 孫逖 芳從子懋

常爽 孫景

王肅字恭懿琅邪臨沂人

魏書云晉丞相導之後

父與齊雍州刺史南史有傳肅少聰辯涉獵經史頗有大志仕齊位秘書丞父與及兄弟並為齊武帝所殺太和十七年肅自建鄴來奔

冊府元龜曰時劉模為潁州刺史肅歸闕路經懸瓠羇旅窮悴時人莫識獨模待以客禮肅臨豫州模猶在郡

孝文時幸鄴聞其至虛衿待之引見問故肅辭義敏切辯而有禮帝甚哀惻之遂語及為國之道肅所陳說音

韻雅暢深會旨帝促席移景不覺坐之疲也肅因言蕭氏危亡之兆可以乘機於是圖南之規轉銳器重禮遇日加親貴舊臣莫之間或屏左右談說至夜分不罷肅亦盡忠輸誠無所隱避自謂君臣之際猶孔明遇玄德也尋除輔國大將軍長史賜爵開陽伯肅固辭伯許之詔肅討齊義陽聽招募壯勇以為爪牙募士有功賞加一等其從肅行者六品已下聽先擬用後聞若投化人聽五品已下即優授肅至義陽頻破敵軍除持節都督

豫州刺史揚州大中正肅善撫接甚有聲稱尋徵入朝
帝手詔曰不見君子中心如醉一日三歲我勞如何飾
館華林排席相待卿欲以何日發汝墳也又詔曰肅丁
荼毓世志等伍胥窮踰再朞蔬縕不改
魏書有曰但聖人制禮必均愚知曾參居罰寧其哀
終吳員處酷豈闔四載夫三年天下達喪肅雖欲過
禮朕得不制之以禮乎
有司依禮斷之為裁練禫之制二十年七月帝以久旱

不雨輟膳百寮詣闕帝在崇虛樓遣舍人問肅對曰伏承陛下輟膳已經三日臣聞堯水湯旱自然之數須聖人以濟世不由聖以致災是以國儲九年以禦九年之變昨四郊外已蒙滂澍惟京城內微爲少澤蒸庶未闕一飡陛下輟膳三日臣庶惶惶無復情地帝遣荅曰朕不食數朝猶自無感乃誠心未至所致朕志確然死而後已

魏書又載肅曰陛下自輟膳以來外有滂澤此有密

雲亦既感矣高祖答曰昨内外貴賤皆云四郊有雨朕恐此輩皆勸勉之辭必欲信而有徵比遣人往視若果雨也便當進膳若其無也朕之無感安用朕身以擾民庶

是夜澍雨大降以破齊將裴叔業功進號鎮南將軍加都督四州諸軍事封汝陽縣子肅頻表固讓不許詔加鼓吹一部初齊之收肅父奐也奐司馬黃瑶起攻奐殺之二十二年平漢陽瑶起以齊輔國將軍被擭特詔付

肅使紓泄哀情

魏書載孝文手詔曰知己貴義君臣務恩不能矜災卹禍恩義焉措卿情同伍員懷酷歸朕然未能剪一仇人殲彼凶帥何嘗不興言憤歎羨吳闔而長息比獲黃瑶起知是卿怨尋當相付儻望紓泄使吾見卿差得緩懷　高祖伐淮北令肅討義陽未克會裴叔業寇渦陽劉藻等救之為叔業所敗肅表求更遣軍救渦陽詔曰覩卿意必以藻等新敗故難更往朕今

少分兵則不足制敵多分兵則禁旅有闕卿審圖之義陽當止則止當下則下若實渦陽卿之過也肅乃解義陽圍以赴渦陽叔業遂引退肅坐濼等敗黜為平南將軍中正刺史如故

孝文崩遺詔以肅為尚書令與咸陽王禧等同為宰輔徵會駕魯陽肅至遂與禧參同謀謨自魯陽至京洛行途喪紀委肅參量憂勤經綜有過舊戚禧兄弟並敬昵之上下和輯唯任城王澄以其起自羇遠一旦在己上

每謂人曰朝廷以王肅加我上尚可從叔廣陵宗室尊
宿歷任內外云何一朝令肅居右肅聞恒降避之尋爲
澄所奏劾稱肅謀叛事尋申釋詔肅尚陳留長公主本
劉昶子婦彭城公主也賜錢二十萬帛三千疋肅奏考
以顯能陟由績著升明退闇於是乎在自百寮曠察四
稔于茲請依舊例考檢能否從之裴叔業以壽春內附
拜肅使持節都督江西諸軍事與彭城王勰率步騎十
萬赴之齊豫州刺史蕭懿屯小峴交州刺史李叔獻屯

合肥將圖壽春肅進師討擊大破之擒叔獻走蕭懿還京宣武臨東堂引見勞之進位開府儀同三司封昌國縣侯尋為散騎常侍都督淮南諸軍事揚州刺史肅頻在邊悉心撫接遠近歸懷附者若市咸得其心清身好施簡絕聲色終始廉約家無餘財然性微輕佻頗以功名自許護疵稱伐少所推下孝文每以此為言景明二年卒於壽春年三十八宣武為舉哀給東園秘器朝服一襲錢三十萬帛一千疋布五百疋蠟三百斤并問其

卜遷遠近專遣侍御史一人監護喪事又詔曰杜預之
殁窆於首陽司空李沖覆舟是託顧瞻斯所亦二代之
九原也故揚州刺史肅忠義結於二世英惠符於李杜
平生本意願終京陵既有宿心宜遂先志其令葬於沖
預兩墳間使之神游相得也贈侍中司空公有司奏以
肅貞心大度宜謚匡公詔謚宣簡孝明初詔為肅建碑
銘自晉代喪亂禮樂崩亡孝文雖釐革制度變更風俗
其間朴略未能淳也肅明練舊事虛心受委朝儀國典

咸自肅出子紹弟理孝靜初得還朝位著作佐郎紹肅前妻謝生也

伽藍記曰肅在江南娶謝氏及過魏復尚陳留公主謝作五言詩贈曰本為薄上蠶今作機上絲得路逐勝去頗憶纏綿時公主代肅荅曰鍼是貫綿物目中恒任絲得帛縫新去何能納故時肅甚有愧色遇謂肅何愧之有讀主詩為愧之其以劉昶子婦再醮也情見乎辭矣

蕭臨卒謝始攜女及紹至壽春宣武納其女為夫人孝明又納紹女為嬪蕭弟秉涉獵書史微有兄風宣武初攜兄子誦翊衍等入魏拜中書侍郎卒於幽州刺史贈征虜將軍徐州刺史誦字國章蕭長兄融子學涉有文才神氣清儁風流甚美歷給事黃門侍郎孝明崩靈太后立幼主大赦誦宣讀詔書言制抑揚風神竦秀百寮傾屬莫不歎美孝莊初於河陰遇害贈尚書左僕射司空公謚文宣弟衍字文舒位太常卿出為散騎常侍西

兖州刺史為爾朱仲遠所擒以其名望不害令騎牛從軍久乃見釋還洛孝静初位侍中卒敕給東園秘器贈尚書令司徒公謚文獻衍篤於交舊有故人竺虩為仲遠所害妻子饑寒衍置於家累年贍恤人稱其敦厚翊肅次兄深子風神秀立好學有文才位中書侍郎頗鋭於榮利結婚元乂為濟州刺史清静有政績入為散騎常侍金紫光禄大夫領國子祭酒卒贈司空公徐州刺史

劉芳字伯支彭城業亭里人漢楚元王交後父邕宋兗
州長史同劉義宣事死彭城芳逃竄青州會赦免舅房
元慶為宋青州刺史沈文秀建威府司馬為文秀所殺
芳母子入梁鄒城慕容白曜南討青齊梁鄒降芳北徙
為平齊民時年十六南部尚書李敷妻司徒崔浩之弟
女芳祖母浩之姑也芳至京師詣敷門崔氏恥芳流播
拒不見芳雖處窮窘而業尚貞固聰敏過人篤志墳典
晝傭自資夜誦經不寢至有易衣併日之弊而澹然自

守不急榮利不戚貧賤乃著窮通論自慰常為諸僧傭
寫經論筆迹稱善卷直一縑歲中能入百餘疋如此數
十年賴以頗振由是與德學大僧多有還往時南方沙
門慧度以事被責未幾暴亡芳因緣聞知文明太后召
入禁中鞭之一百時中官李豐知芳篤學有志行言於
太后太后微愧會齊使劉纘至芳之始族兄也擢芳兼
主客郎與纘相接拜中書博士後與崔光宋弁邢産等
俱為中書侍郎俄詔芳與産入授皇太子經遷太子庶

子兼員外散騎常侍從駕洛陽自在路及旋京恒侍坐講讀芳才思深敏特精經義博聞強記兼覽蒼雅尤長音訓辯析無疑禮遇日隆賞賚豐渥俄兼通直常侍從駕南巡撰述行事尋除正王肅來奔孝文雅相器重朝野屬目未及相見嘗宴羣臣於華林肅語次云古者惟婦人有笄男子則無笄芳曰推經禮正文古者男子婦人俱笄肅曰喪服稱男子免而婦人髽男子冠而婦人笄如此則男子不應有笄芳曰此專謂凶事也禮曰初

遭喪男子免時則婦人髽男子冠時則婦人笄言俱時變而男子婦人免髽冠笄之不同也文冠尊故奪其笄且互言也非謂男子無笄又禮内則稱子事父母雞初鳴櫛縰笄總以兹而言男子有笄明矣孝文稱善久之肅亦以芳言為然曰此非劉石經耶昔漢世造三字石經於太學學者文字不正多往質焉芳音義明辯疑者皆往詢訪故人號劉石經酒闌芳與肅俱出肅執芳手曰吾少來留意三禮在南諸儒亟共討論皆謂此義如

吾向言今聞佳釋頤祛素惑芳理義精贍類皆如是帝
還洛路由朝歌見殷比干墓愴然悼懷爲文弔之芳爲
注解表上之詔曰覽卿注殊爲富博但文非屈宋理慙
張賈旣有雅致便可付之集書詔以芳經學精洽超遷
國子祭酒以母憂去官帝征宛鄧起爲輔國將軍太尉
長史從太尉咸陽王禧攻南陽齊將裴叔業入寇徐州
疆場之人頗懷去就帝憂之以芳爲徐州大中正行徐
州事後兼侍中從征馬圈孝文崩於行宮宣武卽位芳

手加究覓孝丈自龔歛暨啓祖山陵練除始末畏事皆芳撰定咸陽王禧等奉申遺旨令芳入授宣武經及南徐州刺史沈凌外叛徐大水遣芳撫慰振恤之尋正侍中祭酒中正並如故芳表曰夫為國家者罔不崇儒尊道教學為先唐虞以往典籍無據隆周以降任居虎門蔡氏勸學篇云周之師氏居虎門左今之祭酒即周師氏洛陽記國子學宫與天子宫對太學在開陽門外案學記云古之王者建國親民教學為先鄭氏注云內則

設師保以教使國子學焉外則有太學庠序之官由斯
而言國學在內太學在外明矣臣謂今既從縣遷皇
居伊洛宮闕府寺僉復故趾至於國學豈宜舛替校量
舊事應在宮門之左至如太學基所見存仍舊營搆又
云太和二十年發敕立四門博士於四門置學臣案自
周以上學唯以二或尚東或尚西或貴在國或貴在郊
爰暨周室學蓋有六師氏居內太學在國四小在郊禮
記云周人養庶老於虞庠虞庠在國之四郊禮又云天

子設四學當入學而太子齒注云四學周四郊之虞庠也大戴保傅篇云帝入東學尚親而貴仁帝入南學尚齒而貴信帝入西學尚賢而貴德帝入北學尚貴而尊爵帝入太學承師而問道周之五學於此彌彰案鄭注學記周則六學所以然者注云內則設師保以教使國子學焉外則有大學庠序之官此其證也漢魏已降無復四郊謹尋先旨宜在四門案王肅注云天子四郊有學去王都五十里考之鄭氏不云遠近今大學故坊基

址寬曠四郊别置相去遼闊檢督難周計太學坊并作
四門猶為太曠同處無嫌且今時制置多循中代未審
四學應從古否求集儒禮官議其定所從之遷中書令
祭酒如故出除青州刺史為政儒緩不能禁止姦盜然
廉清寡欲無挠公私還朝議定律令芳斟酌古今為大
議之主其中損益多芳意也宣武以朝儀多闕其一切
諸議悉委芳脩正於是朝廷吉凶大事皆就諮訪轉太
常卿芳以所置五郊及日月之位去城里數於禮有違

又靈星周公之祀不應隷太常乃上疏曰臣聞國之大事莫先郊祀郊祀之本寔在審位竊見所置壇祠遠近之宜考之典制或未允衷孟春令云其數八又云迎春於東郊盧植云東郊八里郊也賈逵云東郊木帝太昊八里許慎云東郊八里郊也鄭玄孟春令注云王居明堂禮曰王出十五里迎歲盖殷禮也周禮近郊五十里鄭玄别注云東郊去都城八里高誘云迎春氣於東方八里郊也王肅云東郊八里因木數也此皆同謂春郊

八里之明據也孟夏令云其數七又云迎於南郊盧植云南郊七里郊也賈逵云南郊火帝炎帝七里許慎云南郊七里郊也鄭玄云南郊去都城七里高誘云南郊七里之郊也王肅云南郊七里因火數也此又南郊七里之審據也中央令云其數五盧植云中郊五里之郊也賈逵云中央黃帝之位并南郊之季故云兆五帝於四郊也鄭玄云中郊西南未地去都城五里此又中郊五里之審據也孟秋令云其數九又云迎秋於西郊盧

植云西郊九里郊賈逵云西郊金帝少昊九里許慎云西郊九里郊也鄭玄云西郊去都城九里高誘云西郊九里之郊也王肅云西郊九里因金數也此又西郊九里之審據也孟冬令云其數六又云迎冬於北郊盧植云北郊六里郊也賈逵云北郊水帝顓頊六里許慎云北郊六里郊也鄭玄云北郊去都城六里高誘云北郊六里之郊也王肅云北郊六里因水數也此又北郊六里之審據也宋氏含文嘉注云周禮王畿內千里二十

分其一以為近郊近郊五十里倍之為遠郊迎王氣蓋於近郊漢不設王畿則以其方數為郊處故東郊八里南郊七里西郊九里北郊六里中郊在西南未地五里祭祀志云建武二年正月初制郊兆於雒陽城南七里依採元始中故事北郊在雒陽城北四里此又漢世南北郊之明據也今地祇準此至如三十里郊進乘鄭玄所引殷周二代之據退遠漢魏所行故事凡邑外曰郊今計四郊各以郭門為限里數依上禮朝拜日月皆於

東西門外今日月之位去城東西路各三十竊又未審禮又云祭日於壇祭月於坎今計造如上禮儀志云立高禖祠于城南不云里數故今仍舊靈星本非禮事兆自漢初專為祈田恒隸郡縣郊祀志云高祖五年制詔御史其令天下立靈星祠牲用大牢縣邑令長得祠晉祠令云郡縣國祠社稷先農縣又祠靈星在天下諸縣之明據也周公廟所以别在洛陽者縁姬旦創成洛邑故傳世洛陽崇祠不絕以彰厥庸夷齊廟者亦世為洛

陽界內神祠令並移太常恐乖其本天下此類甚衆皆當部郡縣修理公私施之禱請竊惟太常所司郊廟神祇自有常限無宜臨時斟酌以意若遂爾妄營則不免淫祀二祠在太常在洛陽於國一也然貴在審本臣考括墳籍博采羣議既無異端謂粗可依據今玄冬務隙野罄人閑遷易郊壇二三為便詔曰所上乃有明據但先朝置立已久且可從舊先是孝文於代都詔中書監高閭太常少卿陸琇幷公孫崇等十餘人修理金石及

八音之器後崇為太樂令乃上請尚書僕射高肇更共營理宣武詔芳共主之芳表以禮樂事大不容輙決自非博延公卿廣集儒彦討論得失研窮是非無以垂之萬葉為不朽之式被報聽許數旬間頻煩三議時朝士頗以崇專綜既久不應乖謬各嘿然無發論者芳乃探引經誥搜括舊文共相難質皆有明據以為盈縮有差不合典式崇雖示相酬答而不會問意卒無以自通尚書依事述奏仍詔委芳別更考制學者彌歸宗焉芳以

社稷無樹又上䟽曰依合朔儀注日有變以朱絲為繩
以繞係社樹三匝而今無樹又周禮大司徒職云設其
社稷之壝而樹之田主各以其社之所宜木鄭玄注云
所宜木謂若松栢栗也此其一證也又小司徒封人職
云掌設王之社壝為畿封而樹之鄭玄注云不言稷者
王主於社稷社之細也此其二證也又論語曰哀公問
社於宰我宰我對曰夏后氏以松殷人以栢周人以栗
是乃土地所宜此其三證也又白虎通云社稷所以有

樹何也尊而識之也使民望見即敬之又所以表功業此正解所以有樹之義了不論有之與無也此其四證也此云社稷所以有樹何然則稷亦有樹明矣又五經通義云天子太社王社諸侯國社侯社制度奈何曰社皆有垣無屋樹其中以木有木者土主生萬物萬物莫善於木故樹木此其五證也此最其丁寧備解有樹之意也又五經要義云社必樹之以木周禮司徒職曰班社而樹之各以土地所生尚書逸篇曰大社惟松東社

惟栢南社惟梓西社惟栗北社惟槐此其六證也此又太社及四方皆有樹別之明據也又見諸家禮圖社稷圖皆畫為樹惟誠社稷無樹此其七證也雖辯有樹之據猶未正植之木案論語夏后氏以松殷人以栢周人以栗便是世代不同而尚書逸篇則云太社惟松東社惟栢南社維梓西社維栗北社維槐如此便以一代中而立社各異也愚以為宜殖以松何以言之逸書云太社惟松今者殖松不慮失禮惟稷無成證稷乃社之細

盖亦不離松也帝從之

册府元龜曰芳又言請以製文武二舞之名施之郊廟漢魏鼓吹之曲亦不相沿須製新曲揚皇家德美詔從之又言樂者感物移風調名變俗今古樂虧缺詢求靡所頃年以來刱造非一考之經史每乖典制謹依前刺集公卿及一時儒彦討論謹以申聞請與舊者參呈若臣等所營形合古制擊拊會節元日大享則須陳列詔舞可用新餘仍舊鼓吹雜曲遂寢

芳沉雅方正槩尚甚高經傳多通孝文尤器敬之動相顧訪太子恂在東宮欲為納芳女辭以年貌非宜帝歎其謙慎更敕芳舉其宗女芳乃稱其族子長文女乃為恂聘之與鄭懿女對為左右孺子崔光於芳有中表之敬每事詢仰芳撰鄭玄所注周官儀禮音干寶所注周官音王肅所注尚書音何休所注公羊音范甯所注穀梁音韋昭所注國語音范曄後漢書音各一卷辯類三卷徐州人地録二十卷急就篇續注音義證三卷毛詩

箋音義證十卷禮記義證十卷周官儀禮義證各五卷崔先表求以中書監讓芳宣武不許卒贈鎮東將軍徐州刺史謚文貞長子懌雅有父風頗好文翰歷兗州左軍府長史司空諮議參軍屢為行臺出使所歷皆有當官之稱累遷安南將軍大司農卿卒贈徐州刺史謚曰簡弟㕡字景興好學强立善事當世高肇之盛及清河王懌為宰輔㕡皆與其子姪交游靈太后臨朝又與太后兄子徃還相好太后令㕡以詩賦授弟元吉稍遷光

祿大夫孝武初除散騎常侍遷驃騎大將軍國子祭酒
帝於顯陽殿講孝經廞為執經雖酬答論難未能精盡
而風采音制足觀尋兼都官尚書又兼殿中尚書及帝
入關齊神武至洛責廞誅之

愚按廞有何罪見責為權臣所誅未必非人主忠臣
也史不敢明言耳

子騰字子昇少有風氣頗涉文史位徐州開府從事中
郎父廞遇害騰率勒鄉部赴兗州與刺史樊子鵠抗禦

王師每戰流涕突陣城陷擒送晉陽神武矜而赦之歷
中書舍人時與梁和通雋前後受敕對其使十六人為
司徒左長史卒贈南青州刺史
愚按雋雖蒙不殺之恩奈何因已恩而忘父仇終身
不仕為晉王裒可也
厭弟臧臧子遜字子長少聰敏好弋獵騎射以行樂為
事愛交游善戲謔齊文襄以為永安公浚開府行參軍
遜遠離家鄉倦於羈旅發憤自勵專精讀書晉陽都會

之所霸朝人士攸集咸務於宴集遜在游宴中卷不離
手遇有文籍所未見者終日諷誦或通夜不歸其好學
如此亦留心文藻頗工詩詠
三國典畧載行臺尚書席毗嘲之曰君輩詞藻譬若
春榮須臾之翫非宏材也豈比吾徒千丈松常有風
霜不可凋悴遜曰既有寒木又發春榮何如毗笑曰
可矣
齊天保初行定陶縣令坐事免十餘年不得調其姊為

任氏婦沒入宫敕賜魏收遜籍收提携後為開府參軍及文宣崩文士並作挽歌楊愔擇之員外郎盧思道用人首遜用二首餘人多不過三四中書郎李愔戲遜曰盧八問訊劉二遜銜之武成時和士開寵要遜附之正授中書侍郎入典機密時李愔獻賦言天保中被譏遜摘其文奏曰誹謗先朝天不敬武成怒大加鞭朴遜喜復前憾曰高擡兩下執鞭一百何如呼劉二時尋兼散騎常侍聘陳使主遜欲獨擅文藻不顧與文士同行時

黃門侍郎王松年妹夫盧士游性沉密遜求以為副又遜姊賜魏家者收時已放出遜因次欲嫁之士游不許遜恐事露亦不逼尋除假儀同三司聘周使副二國始通禮儀未定遜與周朝議論往復斟酌古今事多合禮無文辭可觀甚得名譽使還拜儀同三司及帝崩和士開欲改元議者各異遜請為武平私謂士開曰武平反為明輔遜作此為公士開悅而從之時士開為衆口所排婁定遠同輔政遜遂回附之使得西貨悉餉定遠定

遠外任遜不自安又陰結斛律光胡長仁自固士開知之未甚信忽於光門巷逢之彌以為實初遜名宦未達時欲事祖珽珽未允謂人曰我言彭城楚子應有氣俠唯將崔季舒詩示人殊乖氣望遜乃為弟娶珽女遂成容好珽之將訴趙彥深和士開也先與遜謀遜告二人故二人得為計珽被黜令弟出其妻及是遜為士開所嫌尋出為仁州刺史珽乃要行臺尚書盧潛陷遜許潛重還潛曰如此事吾不為更戒遜而護之後被徵還待

詔文林館重除散騎常侍奏門下事未幾與崔季舒等
同戮時年四十九所制文筆三十卷芳從子懋字仲華
祖泰之父承伯仕宋並有名位懋聰敏好學博綜經畧
善草隸書識奇字宣武初入朝位尚書外兵郎中芳甚
重之凡所撰朝廷軌儀皆與參量尚書博議懋與殿中
郎袁翻常爲議主達於從政臺中疑事咸所訪決
魏書曰懋性雅重善與人交器宇淵曠風流甚美
尚書李平與結莫逆交累遷員外常侍鎮遠將軍領考

功郎中立考課之科明黜陟之法甚有條貫孝明初大軍攻硤石懋為李平行臺郎中城拔懋頗有功太傅清河王懌愛其風雅常目送之曰劉生堂堂搢紳領袖若天假之年必為魏朝宰輔詔懋與諸才學之士撰成儀令懌為宰相積年禮懋尤重令諸子師之遷太尉司馬熙平二年冬暴病卒亾之日徒四壁而已太傅懌及當時才儁莫不痛惜之贈持節前將軍南秦州刺史謚宣簡懋詩誄賦頌及文筆見稱於時又撰諸器物造作之

始十五卷名曰物祖

魏書曰芳族兄僧利累官沛郡太守後遂從容鄉里不樂臺官積十餘年徵拜羽林監卒官子世明字伯楚累官彭城內史屬刺史元法僧外叛遂送蕭衍衍欲加封爵世明固辭頻請還北衍許之孝莊時刺史兗州時爾朱專擅四方怨叛州民王乞得刧世明據州歸衍衍封世明開國縣侯加儀同三司世明復辭固請還北衍不奪其意躬餞樂遊苑既歸奉送所持

節身歸鄉里自是不復入朝常以射獵為適興和二

年卒贈儀同三司

常爽字仕明河内温人魏太常卿林六世孫涼州人父

坦仕西秦爽少而聰敏嚴正有志槩雖家人僮隸未嘗

見其寛誕之容篤志好學博聞强識明習緯候五經百

家多所研綜州郡禮命皆不就太武西征涼土

北史誤以太武為武成今依魏書正之

爽與兄士國歸款軍門太武嘉之賜士國爵五品顯美

男爽為六品拜宣威將軍是時戎車屢駕征伐為事貴游子弟未遑學術爽置館溫水之右教授門徒七百餘人京師學業翕然復興爽立訓有勸罰之科弟子事之若嚴君焉尚書左僕射元贊平原太守司馬真安著作郎程靈蚪皆爽教所就崔浩高允並稱爽之嚴教獎勵有方允曰文翁柔勝先生剛克立教雖殊成人一也其為通識歎服如此因教授之暇述六經略注以廣制作甚有條貫其序曰傳稱立天之道曰陰與陽立地之道

曰柔與剛立人之道曰仁與義仁義者人之性也經典者身之文也皆以陶鑄神情啟悟耳目未有不由學而能成其器不由習而能利其業是故季路勇士也服道以成忠烈之槩甯越庸夫也講藝以全高尚之節蓋所由者習所因者本本立而道生身文而德備焉昔先王之訓天下也莫不導以詩書教以禮樂移其風俗和其人民故恭儉莊敬而不煩者教深於禮也廣博易良而不奢者教深於樂也溫柔敦厚而不愚者教深於詩也

疏通知遠而不誣者教深於書也潔靜精微而不賊者教深於易也屬辭比事而不亂者教深於春秋也夫樂以和神詩以正言禮以明體書以廣聽春秋以斷事蓋五常之道相須而備易爲之源故曰易不可見則乾坤其幾乎息矣由是言之六經者先王之遺烈聖人之盛事也安可不游心寓目習性文身哉頃因暇日屬意藝林畧撰所聞討論其本名曰六經畧注以訓門徒其畧注行於世與不事王侯獨守閑靜講肄經典二十餘年

時號儒林先生年六十三卒於家子文通文通子景景字永昌少聰敏初讀語語毛詩一受便覽及長有才思雅好文章廷尉公孫良舉為恊律博士孝文親得其名既而用之為門下録事正始初詔尚書門下於金墉中書外省孝論律令敕景參議

伽藍記曰景討正科條商確古今甚有倫序今律二十篇是也又共劉芳造洛陽宮殿樓閣之名經途里邑之號

宣武季舅護軍將軍高顯卒其兄右僕射肇託景及尚書邢巒并州刺史高聰通直郎徐紇各作碑銘並以呈御帝悉付侍中崔光簡之光奏景名位處諸人下文出諸人上遂以景文刋石肇尚平陽公主未幾薨肇欲使公主家令居廬制服已付學宮議正施行尚書又以訪景景以婦人無專國之理家令不得有純臣之義乃執議曰喪紀之本實稱物立情輕重所因亦緣情制理雖理闕藏哀事經今古而制作之本隆殺之宜實一是故

臣之為君所以資敬而崇重為君母妻所以從服而制
義然而諸侯大夫之為君者謂其有地土有吏屬無服
文者言其非世爵也今王姬降適雖加爵命事非君邑
理異列土何者諸王開國備立臣吏生有趍奉之勤死
盡致喪之禮而公主家令唯一人其丞已下命之屬官
既無接事之儀寔闕為臣之體原夫公主之貴所以立
家令者葢以主之內事脫湏闗外理無自達必也因人
然則家令唯通內外之職典主家之事無君臣之理由

是推之家令不得為純臣公主不可為正君明矣且女為君男為臣古禮所不載先朝所未議而四門博士裴道廣孫榮乂等以公主為君以家令為臣制服以斬衰繆彌甚又張虛景吾難羈等不推君臣之分不尋致服之情猶同其議準母制齊𧗠之名實理未為允竊謂公主之爵既非食菜之君家令之官又無純臣之式若附如母則情義罔施若準小君則從服無據案如經禮事無成文即以愚見謂不應服朝廷從之景淹滯門下積

歲不至顯官以蜀司馬相如王褒嚴君平揚子雲等四
賢皆有高才而無重位乃託意讃之
魏書載其讃司馬相如曰長卿有艷才直致不羣性
爵若奉烟舉皎如秋月映遊梁雖好仁任漢常稱病
清貞非我事窮達委天命其讃王子淵曰王子挺秀
質逸氣干青雲明珠既絶世白鵠信驚羣才世茍不
合遇否途自分空枉碧雞命徒獻金馬文其讃嚴君
平曰嚴公體沉靜立志明霜雪味道綜微言端蓍演

妙説才屈羅仲口位結李强舌素尚邁金貞清標淩

王徽其讚楊子雲曰蜀江導清流楊子挹餘休含光

絶後彥覃思邈前修世輕久不賞玄談物無求當途

謝權罷置酒獨閑遊

景在樞密十有餘年尤為侍中崔光盧昶游肇元暉所

知賞累遷積射將軍給事中延昌初東宮建兼太子屯

騎校尉録事皆如故受勅撰門下詔書凡四十卷尚書

元萇出為安西將軍雍州刺史請景為司馬以景階次

不及除録事參軍襄威將軍帶長安令甚有恵政民吏
稱之先是太常劉芳與景等撰朝令未及班行别典儀
注多所草創未成芳卒景纂成其事及宣武崩召景赴
京還修儀注拜謁者僕射又以本官兼中書舍人敕撰
太和後朝儀已施行者凡五十餘卷時靈太后詔依漢
世陰鄧二后故事親奉廟祀與帝交獻景乃據正以定
儀注朝廷是之正光初除龍驤將軍中散大夫舍人如
故時孝明行講學禮於國子寺司徒崔光執經敕景與

董紹張徹馮元興王延業鄭伯猷等俱為錄義事畢又行釋奠禮詔百官作釋奠詩以景作為美是年九月衆默主阿那瓌歸闕朝廷疑其位次高陽王雍訪景曰昔咸寧中南單于來朝晋世處之王公特進下今日為班宜在藩王儀同三司間雍從之朝廷典章疑而不決則時訪景而行初平齊後光禄大夫高聰徙北京中書監高允為聘妻給資聰後為允立碑每云吾以此文報德足矣豫州刺史常綽以未盡其美景尚允才器先為遺

德頌司徒崔光覩之尋味良久乃云高光祿平日每矜其文自許報允之德今見常生此頌高氏不得獨擅其美也侍中崔光安豐王延明受詔議定服章敕景參修其事尋進號冠軍將軍阿那瓌之還國也境上遷延仍陳窘之遺尚書左丞元孚奉詔賑恤阿那瓌執孚過柔玄奔于漠北遣尚書令李崇御史中尉兼右僕射元纂追討不及乃令景出塞經瓮山臨瀚海宣敕勒衆而返景經涉山水悵然懷古乃擬劉琨扶風歌十二首孝昌

初歷左將軍太府少卿仍舍人固辭少卿不拜改授散騎常侍徐州刺史元法僧叛入梁梁武遣其豫章王蕭綜入據彭城時安豐王延明為大都督大行臺率臨淮王彧等眾軍討之旣而綜降徐州清復遣景兼尚書持節馳與行臺都督觀機部分景經洛汭乃作銘焉以本將軍授徐州刺史杜洛周反於燕州仍以景兼尚書為行臺與幽州都督平北將軍元譚禦之景表求勒幽州諸縣悉入古城山路有通賊處權發兵夫隨宜置戍以

為防遏又以頃來差兵不盡强壯今之三長皆是豪門多丁為之今求權發為兵皆從之進號平北將軍別敕譚西至軍都關北從盧龍塞據二嶮以杜賊出入之路又詔景山中嶮路處悉令捍塞景遣府録事參軍裴智成發范陽三長之兵以守白㵎都督元譚據居庸下口俄安州石離冗城斛鹽三戍兵反結洛周有衆二萬餘落自松研赴賊譚勒別將崔仲哲等截軍都關以待之仲哲戰沒洛周又自外應之腹背受敵譚遂大敗諸軍

夜散詔以景所部別將李琚為都督代譚征下口降景為後將軍解州任仍詔景為幽安玄四州行臺賊既南出鈔畧薊城景命統軍梁仲禮率兵士邀擊破之獲賊將禦夷鎮軍主孫念恒都督李琚為賊所攻薊城之北軍敗而死景率屬城人禦之賊不敢逼洛周還據上谷授景平北將軍光祿大夫行臺如故洛周遣其都督王曹紇真馬叱斤等率衆薊南以掠民穀乃遇連雨賊衆疲勞景與都督于榮刺史王延年置兵粟國邀其走路

大敗之斬曹紇真洛周率衆南趨范陽景與延年及榮
破之又遣别將軍破之於州西虎眼泉擒斬及溺死者
甚衆後洛周南圍范陽城人翻降執刺史延年及景送
於洛周尋為葛榮所吞景又入榮榮破景得還朝永安
初詔復本官兼黄門侍郎又攝著作固辭不就二年除
中軍將軍正黄門北海王顥内逼孝莊北廵景與侍中
大司馬安豐王延明在禁中召諸親賓安慰京師顥入
洛景仍居本位帝還宫解黄門永熈二年監議事景自

少及老恒居事任清儉自守不營産業衣食取濟而已耽好經史愛翫文詞若遇新異之書殷勤求訪或復質買不問價貴賤必以得為期友人刁整每謂曰卿清德自居不事家業雖儉約可尚將何以自濟也吾恐摯太常方餧於栢谷耳遂與羊深刁雙司馬彥邕李諧畢祖彥畢義顯等各出錢千文為之買馬天平初遷鄴是時詔下三百戸四十萬狼狽就道收百官馬尚書丞郎已下非陪從者盡乘驢齊神武以景清貧特給牛車四乘

妻孥方得達鄴後除儀同三司仍本将軍武定六年以老病去官詔特給右光禄事力終其身八年卒景善與人交終始若一與游處者皆服其深遠好飲酒澹於榮利自得懐抱不事權門性和厚恭慎每讀書見韋弦之事深薄之危乃圖古昔可以鑒戒指事為象讚而述之曰周雅云謂天盖高不敢不跼謂地盖厚不敢不蹐有朝隐大夫鑒戒斯文乃惕焉而懼曰夫道喪則性傾利重則身輕是故秉和體遜式銘方册防微慎獨載象丹

青信哉辭人之賦文晦而理明仰瞻高天聽卑視諦俯
測厚地岳峻川渟誰其戴之不私不畏誰其踐之不陷
不墜故善惡是徵物罔同異論亢匪久人咸敬忌嗟乎
惟地厚矣尚亦兢兢浩浩名位孰識其親搏之弗得聆
之無聞故有戒於顯而急於微好爵是冒聲耆是基身
陷於祿利言溺於是非或求欲未厭或知足不辭是故
位高而勢逾廹正立而邪逾擬安有位極而危不萃邪
榮而正不彫故悔多於地厚禍甚於天高夫悔未結誰

背曲躬禍未加誰背累足固機發而後思圖車覆而後改躅改之無及故狡兎失穴思之在後故逆鱗易觸君子則不然體舒則懷卷視溺則思濟原夫人閑之度邀於無階之天勢位之危深於不測之地餌厚而躬不競爵降而心不係守善於已成懼懲於未敗雖盈而戒沖通而慮滯以知命為遐齡以樂天為大惠以識智而從時以懐愚而游世曲躬焉累足焉苟行之晝已決矣猶夜則思其計誦之口亦明矣故心必賞其契故能不同

不誘彌誘羣小無毀無譽貽信上帝嚚競靡侵優游獨
逝夫如是綺閣金門可安其宅錦衣玉食可順其形柳
下三黜不慍其色子文三陟不憘其情而或者見居高
可以持勢欲乘高據榮見直道可以脩已欲専道邀聲
夫去聲然後聲可立豈矜道所宜處危然後安可固豈
假道所全是以君子鑒恃道不可流聲故去聲懐道鑒
専道不可守勢故去勢崇道何者履道雖高不得無亢
求聲雖道不得無悔然則聲蓄繁則寔儉彫功業進則

身迹退如此則精靈遂越驕侈自親情與道絶事與勢隣方欲役思以持勢乘勢以求津故利慾誘其情禍難嬰其身利欲交則幽顯以之變禍難搆則智術無所陳若然者雖縻爵帝扃焉得而寧之雖結珮皇庭焉得而榮之故身道未究而崇邪之徑已形成功未立而修正之術已生福禄交蹇於人事屯難頓萃於時情忠介剖心於白日耿節沉骨於幽靈因斯愚智之所機倚伏之所係全亾之所依其在遜順而已哉嗚呼鑒之嗚呼鑒

之景所著述數百篇見行於世刪正晉司空張華博物志及撰儒林列女傳各數十篇云

論曰古人云才未半古功已過之王肅流寓之士見知時[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然寄同舊列雖器業自致抑亦逢時所致劉芳孤貧自立沉深好古博通洽識為世儒宗懋才流識學見重於世不虛然也常爽以儒素著稱景以文義見宗美乎

南北史合注卷一百二十九